

茫茫的草地



李 株 编 著

茫 茫 的 草 地

李 殊 编 著

*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.5 插页 5 字数 66,000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7 定价：0.35元

致少年读者

少年朋友们，你们都听说过红军在长征时斩关夺隘、抢险飞渡、翻越雪山、跨过草地等战斗故事。红军在长征中创造了世界史上传奇般的英雄业绩，他们的历史功勋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。《茫茫的草地》这个故事，就是写红军过草地时的战斗生活的。作者根据长征中的一些史料，结构故事，刻画人物。主人公闵士英是某部电台的小报务员，当部队进入那漫无边际、水草丛生、没有人烟、不见鸟兽的一片泽国时，他却病倒了。战友们抬着他，迎着风雨、忍着饥寒，在沼泽中艰难地前进。为了“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”，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时刻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同困难作顽强的斗争。闵士英在战友们大无畏革命精神的鼓舞下，踏过荒山恶水，击败凶恶的敌人，终于走出草地，找到了部队，向陕北前进了。

编者

一九六五年国庆节的晚上。

月亮还没有上来。星星，看上去又高又远。

欢腾喧哗的人流，潮水般向天安门广场涌去。

我在电报大楼高层的一间办公室里，等候着观看节日的焰火。一年一度的节日焰火，总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，尽管好多人已不止看过一次。我喜欢它是因为我把它看做胜利之花——在胜利的节日，在被灯火照得通红的天穹下，悬在欢乐的人群头上的胜利之花。而且，它常常使我想得很多很多。

白天的兴奋还没有消失，你回味：礼炮响过了，红旗冉冉地升起来了，旗帜的森林晃动，花朵的海洋汹涌，游行开始了……浩浩荡荡的队伍，跨过战火纷飞、硝烟弥漫的年月，跨过十六个金秋的季节，阔步向前……

而现在，夜幕降临了。

我向天安门方向望去：探照灯已经把广场照得雪亮，千万支白炽灯点缀出天安门、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雄伟壮观的轮廓。

十里长街欢歌入云，浓重的节日气氛，引人欢乐，让人陶醉，又发人深思和联想。是呵，还有什么节日更能让人在胜利的欢欣中引起无限遐想呢！

我想到胜利，想到一日千里的步伐，想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，想到明天……

大楼尖顶上母钟的钟声响了。此刻是二十点整，是一九六五年的十月一日。

一九六五、一九六五……我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回绕着这个数字。哦！它离一九三五年不是整整三十年了吗？！

三十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！

……往常，我对大楼尖顶上的母钟，对母钟周围那些高高的微波天线，是怀着一种特殊感情的，而现在，我眼前却浮现出一副架得低低的短波天线、一双草鞋和一些熟悉的面孔……

草地，茫茫的草地……

萧萧野草：你知道我是怎样在死亡的边缘上

挣扎，你知道那崇高的理想和同志间的友爱是多么感人肺腑……

滔滔流水：你带走不少时光啦。可是，为什么那段经历，在我的记忆中竟还是这般新鲜！



恰恰是那个时节——一九三五年秋天，我病倒了。

我病得满重的：发高烧、一阵阵昏迷……脚上本来好了的伤口重又溃烂了。

我觉得头沉得很哩，象灌了铅。睁开眼，我看见铅一般的又低又阴沉的天。

我眼睛睁睁闭闭，身体摇摇晃晃……哦！我是让同志们抬着哪！

我想喊，喊不出声来；想挣扎又动弹不得，心里一阵阵焦躁。

昏热……我却觉得浑身冷得打颤哩。

……这山实在是太陡了，爬上一个山巅，前面又一个山巅，爬得让人发急！噢！我终于上到老

山界^①顶了……不，这是雪山，是仓德梁子^②大雪山。我身子软得很，只要轻轻一滑，就会向崖底堕去……

二

我清醒了过来。

我呆楞楞地看着阴沉沉的天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才又意识到自己病了。

谁都晓得：在长征中生了病意味着什么，个人的事且不说，肯定是要拖累部队的。部队要嘛把你坚壁在群众家里（那可是不论哪个都不甘心情愿的），要嘛派同志照顾你，还要把药品、粮食尽多给你。长征路上部队减员多，粮食和药品又都不好搞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心里怎么得安哪！

我不能生病、不能生病……现在可不是生病的时候和地点！

① 老山界：五岭中越城岭南段的高峰，是长征中遇到的首座大山。

② 仓德梁子：长征中依次越过五座雪山，夹金山、梦笔山、长板山（今雅克夏山）、打鼓山（今仓德梁子）和拖罗岗。仓德梁子由山下至山顶约六十华里。

……渐渐，我领悟到刚才的念头是多么傻：生病，还由得你选择时间和地点么！

可是，要晓得——这是草地呀，漫天遍野的泥潭水草，好人走路都吃力，我怎忍心再让同志们抬我呢！

而且，我们还是中央红军过草地的前卫团，我们电台又是不久前才从总部配属来的，要随时直接同总部联系。再说，我们电台除了队长外就是我，再没有别个报务员了。

还有，我们进入草地才刚刚过了一天，不晓得前面还有多少路哩。

我是大大犯愁了。

.....

我想起回师遵义途中，经过川黔交界一个名叫“猿猴”的地方，一个老婆婆站在路边给我们打招呼：

“红军红军！把这位哥子带回去哟！”说着回家里领出一个当地穿扮的年轻人“对不起得很，这位哥子在家里没得好招呼，不要见怪啊！”她又对年轻人说：“去吧！小哥子打王家^①的人

① 王家：指贵州军阀王家烈。

去。得了便捎个音信过来。”

这老婆婆坚决不要司务长给她的几块光洋，反而返身回去拿来几个鸡蛋和几块包谷粑粑^①，塞给那个伤好归队的战士。

“一家人呀，红军打仗不都是为我们干人^②么！”

她掠掠头发，眯起眼睛看着司务长把那个战士带走了……

哟！我要是也落到这样一个老婆婆家里，不是满好么。

不会的——那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。……

我脑海里忽然又出现了雪山。部队从深雪里踏出了一条雪巷，一个同志就倒在雪巷边上。我和队长从他脚下走过，把他扶起来看看：他还能活转来吗，他是我们电台的人吗？

没有希望了。他不是我们电台的。

他的身上已是冷的，脚是烂的，手是小的，下巴是尖的，眼圈儿黑蓝黑蓝的，眼睛已经合上了……

我不愿再想下去了。

① 包谷粑粑：玉米面饼子。

② 干人：穷人。

同志！只有这时，只有你万分无奈又不甘心
地躺倒在担架上的时候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过去
平平常常的生活，是多么有意思和幸福：和同志
们一道行军开个玩笑喽，唱个歌子喽，宿营后紧
张地架起天线、接好收发报机的电源，戴上耳
机喽……哦！那一切现在已经离我是多么远了
啊！

三

我看清楚抬我的一个同志的身影了：他个子
不很高，肩膀宽宽的，迈着稳端端的步子。

“大秦班长！”我喊他。可是，我都不相信
这就是我自己的声音，我已经用了满大的力气，
它还那么细小。

“大秦班长！”我又喊他。

他回过头来看看我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可是，
我了解他。

湘江战役时，我负了伤，又逢上急行军，他
背着我也是不说话。一路上累得他浑身汗淋淋
的，直到听见湘江哗哗的流水……

四

不是湘江的流水，不是；现在是风，风正扫过草地。

我嘴里发粘发苦，身上又酸又痛，想翻翻身也没有翻过去。

哦！不只是风的声音，我听到一个满熟悉的声音，多亲切的乡音呵：“小闵，你好些喽？”

我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，心里却热乎乎的。

小周，小周，这正是小周！我没有看见他（他此刻正跟在担架后面走着哩），眼前却浮现出一张笑脸，他的一张带些童稚的笑脸。

我和小周都是宁都人，宁都起义后，我俩都参加了家乡新组织的赤卫队。以后，新老赤卫队都要编成正式红军，嫌我俩个年龄小不批准。我是经过一番“斗争”，坦白地说是哭了一鼻子才达到了目的。我满以为：他呀得过两年再看喽！没想到离开家乡后，在一次行军途中，我竟和他撞了个满怀。他也是背支小马枪，戴着缀五星的八角帽，穿一件快要拖到膝盖的军上衣。我俩互

相看着，拍打着对方的肩膀，会心地笑了。……

打下遵义后，部队在休整。这天，他跑到我跟前，神秘地把手遮住嘴巴：

“你晓得吗？”

“晓得么叻？”

“中央开过会喽，毛委员担任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了。”

“你这小广播怕是假的吧？”

“哪个骗你！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很快，我们眼前浮出前几次反围剿时，部队打胜仗的情景。心里想以后大概再不会漫无目标地拖起队伍跑了。

临了，他又说：“看吧，快打胜仗喽！”

部队接着是往北走，又折向西，忽然又掉转头再占遵义。……枪声还响着，他气喘吁吁地跑来：“怎么样，我说应喽！这一仗可是便宜仗，前前后后消灭了王家烈的双枪兵^①和吴奇伟的中央军有三个多师，听说三军团都换得了好枪哟！

^① 双枪兵：双枪指步枪和大烟枪。

这可是撤出苏区来的第一次大胜仗呀……”

翻越夹金山前，领导向大家介绍情况，动员大家做好准备，战胜自然困难。大家都轻装呀、拾缀草鞋呀、口袋里揣个辣椒呀……他又笑着悄声对我说：“要开洋荤喽！”我还以为他真的搞到什么好吃的了。他却说：“我们这些宁都老土，还没尝过冰雪哩，这下叫你嚼嚼滋味。再说南方这些大河大川，石山土丘都让我们踏腻了，这番要到广寒宫上碰碰琉璃世界去！”

说来说去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没有见他皱起眉沉过脸。就是今天，虽说我没有看到他的脸色，听他的声调还是十分爽朗的。他说：“过一刻，我们把水烧开就让你服药，再弄吃的。”

我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烧开了水，也不晓得我是怎样服的药……。

五

昏睡。

我看见了一个人：他塌鼻梁，脸上有几颗麻点，眉毛几乎是一丛丛地长着，那下面是一双凶

狠狠的眼睛。不过，他最显眼的地方还是右边额角上有一条闪亮的刀痕。哦！这不是大土豪赵豁牙的大崽赵狗叭么！

我在他家起早摸黑，放牛割草，车水薅秧，扫屋端尿，受了多少苦哇！

他朝我瞪瞪眼，慢条斯理地把手里那条鞭子的鞭梢折回到鞭杆上。看样子，他不会抽打人了。猛然，他又扬起鞭子，朝我没头没脑地抽下来。我气极了，忍不住骂出声来……

“小闵醒醒！”还是小周的声音。

我喘着气完全清醒了。

.....

太阳，不晓得什么时候从云中钻出来的。它悬在我头顶上。忽明忽暗的光线，不时晃一下眼睛。

我晓得，我还是让同志们抬着，马上，心头又象落下一块重铅。

“闵士英呀闵士英！你是让同志们抬着过草地，那还算什么前卫团的？”

我两手攥紧左边的担架把，拚命弓起腰，然后转个身……眼前一黑，我终于滚到了担架下边。

“不要抬我喽！搀起我走都行。不然……”我没有能把“死也不走”说出来。我眼前正冒着金星，耳朵里嗡嗡叫。不过我硬是闭紧嘴压住气喘。

我这突然的举动，搞得他们几个确实一惊哩。马上，他们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只见大秦班长对我说着话，却眯起眼睛对他们眨巴两下，“好吧，搀你走……”

说真的，我自己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他们把手伸到我腋下……我终于直立起来。这时，我伤口溃烂的那只脚，钻心般疼起来，两腿不停地打颤。我硬是让同志们架着走，一只脚落地后还没有踏牢，另一只脚又拔了起来。我闪过一个想法，无论如何要挺住一点腰，不然，我还得再躺回担架上去。我忍着脚下的剧痛，身不由己地迈着小步，全身软绵绵的，头脑昏沉沉的……不晓得迈了多少步，我的腰软下来，头也抬不起来了。

我向远方瞥了一眼，看见天和草连成一线；渐渐地……我分不清哪是天空和野草了。天空，一下子在我头上，一下子仿佛又掉到地下。

最后，我什么都看不清了。

六

我晓得——我又躺到担架上了。可是，最初我究竟是怎样躺倒的？我不是走得好好的吗？还有，为什么我总是昏睡，而且有些事总是在昏睡中缠磨我？

.....

.....一块黑板，上面写着一个英文单词，写得又工整又清楚：Message^①

“闵士英，你来念念。”教员喊我了。

“.....”我头胀大了。

“不要发急，再慢慢想想。”

我还是念不上来。

“那就把你记得的单词、字母念念。”

“我刚刚记得一个‘大不溜’，那是山字形的.....”

晚上，支部书记跟我谈话了。

“闵士英，你是共产党员吗.....”

① Message：电报、信息。

声音渐渐消失了。

.....

我看见一块很大的布满导线的电路板，密密麻麻的导线连接着低周变压器、电子管、电容和五颜六色的电阻。

电阻的颜色瞬间起了变化。

我睁开眼，一块黑沉沉的乌云滚了过来，遮盖了一切，我们赶快躲到小树棵下去。

我清醒了过来，想起学习无线电通报时的困难。

真的，连我的名字——“闵士英”还是参加红军后，同志们把着手教我写的。到通信学校后，对什么英文、电子学，我就更觉得稀奇了。我看着收发报机纳闷：“乖乖，这宝贝能同几百里以外的人联系？”领导上看出了我的心思：“红军嘛，字典上没有难字！”对！红军天不怕地不怕、军阀土豪不怕、飞机大炮不怕，还怕几个洋文数码字！我下决心：吃也把它吃下去！我不论什么时间，吃饭时间也好、走路时间也好、都默念它。我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左手背上练习发报。临了，我记下了电磁波每秒钟的速度是三十